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太平廣記卷一百

二十六至
三十一

詳校官中書臣潘有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楊懋珩

校對官助教臣胡子襄

謄錄監生臣苗序洙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六

報應三十五

程普

羊聃

張和思

梁元帝

武攸寧

崔進思

郭霸

曹惟思

萬國俊

王瑤

劉毅

竇軌

祁萬壽

邢璣

陳峴

蕭懷武

李龜禎

陳潔

程普

程普字嘉謀吳孫權將也領江夏太守盪寇將軍嘗殺
叛者數百人皆使投火即日普病熱百餘日便死

關

羊聃

羊聃字彭祖晉盧江太守爲人剛克麤暴恃國姻親縱
恣尤甚睚眦之嫌輒加刑戮征西大將軍庾亮檻送具
以狀聞右司馬奏聃殺郡將吏及民簡良等二百九十

人徒謫一百餘人應棄市依八議請宥顯宗詔曰此事古今所未有此而可忍孰不可忍何八議之有下獄所賜命聃兄子賁先尚南郡公主自表解婚詔不許瑯琊孝王妃山氏聃之甥也苦以爲請於是司徒王導啓聃罪不容恕宜極重法山太妃憂感動疾陛下罔極之恩宜蒙生全之宥於是詔下曰山太妃唯此一舅發言摧鯁乃至吐血情慮深重朕丁荼毒受太妃撫育之恩同於慈親若不堪難忍之痛以致頓斃朕亦何顏自處今

便原聃生命以慰太妃渭陽之恩於是除名爲民少時聃病疾恒見簡良等曰枉豈可受今來相取自由黃泉

經宿死

出還
冤記

劉毅

宋高祖平桓玄後以劉毅爲撫軍荊州刺史到州便收牧牛寺主云藏桓家兒慶爲沙彌併殺四道人後夢見此僧來云君何以枉殺貧道貧道已白於天帝恐君亦不得久因遂得疾不食日彌羸瘦當毅發揚都時多有

爭競侵凌宰輔宋高祖因遣人征之毅敗後夜單騎突
投牧牛寺僧僧曰撫軍昔枉殺我師我道人自無報仇
之理然何宜來此主師屢有靈驗云天帝當收撫軍於
寺殺之毅便歎吒出寺因上大樹自縊而死

出還
冤記

張和思

北齊張和思斷獄囚無問善惡貴賤必被枷鎖杻械困
苦備極囚徒見者破膽喪魂號生羅刹其妻前後孕男
女四人臨產即悶絕求死所生男女皆著肉鐐手脚並

有肉杻束縛連絆墮地後和思爲縣令坐法杖死

關

梁元帝

後周文帝宇文泰初爲魏丞相值梁朝喪亂梁孝元帝爲湘東王時在荊州遣使通和禮好甚至與泰斷金立盟結爲兄弟後平侯景孝元即位泰猶人臣頗行凌侮又求索無厭乃不愜意遂遣兵襲江漢虜係朝士至於民庶百四十萬口而害孝元又魏文帝先納茹茹主郁久閭阿那瓌女爲后親愛殊篤害梁主之明年瓌爲齊

國所敗因率餘衆數千奔魏而突厥舊與茹茹怨讐即遣餉泰馬三千匹求誅瓌等泰許諾伏突厥兵馬與瓌醢會醉便縛之即日滅郁久閭姓五百餘人茹茹臨死仰天而訴明年冬泰獵於隴石得病見孝元及瓌爲祟泰發怒肆罵命索酒食與之兩月泰卒

闕

竇軌

唐洛州都督鄴國公竇軌太穆皇后三從兄性剛嚴好殺爲益州行臺僕射多殺將士又害行臺尚書韋雲起

貞觀二年在洛病甚忽言有人餉我瓜來左右報之冬
月無瓜軌曰一盤好瓜何謂無耶既而驚視曰非瓜並
是人頭軌曰從我償命又曰扶我起見韋尚書言畢而

薨

闕

武攸寧

唐建昌王武攸寧任置勾任法外枉徵財物百姓破家
者十而九告寃於天吁嗟滿路爲大庫長百步二百餘
間所徵獲者貯在其中天火燒之一時蕩盡衆口所咒

攸寧尋患足腫麤於甕其酸楚不可忍數月而終

闕

崔進思

唐虔州參軍崔進思恃郎中孫尚容之力充綱入都送
五千貫每貫取三百文裹頭百姓怨歎號天哭地至瓜
步江遭風船沒無有子遺家資田園貨賣並盡解官落
職求活無處此所謂聚歛之怨

闕

祁萬壽

唐乾封縣錄事祁萬壽性好殺人縣官每決罰人皆從

索錢時未得與間即取麈杖打之如此死者不可勝數
囚徒見之皆失魂魄有少不稱心即就獄打之困苦至
垂死其妻生子或者肉枷或有肉杻或無口鼻或無手
足生而皆死

關

郭霸

唐侍御史郭霸奏殺宋州三百人暴得五品經月患重病
臺官問疾見老巫曰郭公不可救也有數百鬼遍體流
血攘袂齧齒皆云不相放有一碧衫人喝緋衣人曰早

合去何因許時答曰比緣未得五品未合放俄而霸以
刀子自刺乳下攪之曰大快家人走問之曰御史孫容
師刺我其子詣御史顧琮訟容師琮以荒亂言不理其
夜而卒容師以明年六月霸死日而終皆不知其所以
司勳郎中張元一云自春大旱至霸死雨足天后問在
外有何事元一曰外有三慶旱降雨一慶中橋新成萬
代之利二慶郭霸身死百姓皆歡三慶也天后笑曰霸

見憎如此耶

闕

曹惟思

唐蜀郡法曹參軍曹惟思當章仇兼瓊之時爲西山運糧使甚見委任惟思白事於兼瓊瓊與語畢令還運惟思妻生男有疾因以情告兼瓊請留數日兼瓊大怒叱之令出集衆斬之其妻聞之乘車攜兩子與之訣惟思已辮髮束縛兼瓊出監斬之惟思二男叩頭乞命來抱馬足馬爲不行兼瓊爲之下泣云業已斬矣猶未釋郡有禪僧道行至高兼瓊母師之禪僧乃見兼瓊曰曹法

曹命且盡請不須殺免之兼瓊乃赦惟思明日使惟思
行瀘府長史事賜緋魚袋專知西山轉運使仍許與其
妻行惟思至瀘州因疾夢僧告之曰曹惟思一生中負
心殺人甚多無分毫善事今冤家債主將至爲之奈何
惟思哀祈甚至僧曰汝能度兩子爲僧家中錢物衣服
盡用施寺仍合家素食堂前設道場請名僧晝夜誦經
禮懺可延百日之命如不能即當死矣惟思曰諸事易
耳然苦不食若之何僧曰取羊肝水浸加以椒醬食之

即能食矣既覺具告其妻妻贊之即僧二子又如言置道場轉經且食羊肝即飯矣如是月餘晨坐其亡母亡姊皆來視之惟思大驚趨走迎候有一鬼子手執絳旛前引昇自西階植絳旛焉其亡姊不言但於旛下舞傲傲不輟其母泣曰惟思在生不知罪殺人無數今冤家欲來吾不忍見汝受苦辛故來視汝惟思命設祭母母食之其姊舞更不已不交一言母食畢與姊皆去惟思疾轉甚於是羊肝亦不食常卧道場中晝日眠覺有二

青衣童子其長等僬僥也一坐其頭一坐其足惟思問之童子不與語而童子貌甚閒暇口有四牙出於脣外明日食時惟思見所殺人或披頭潰腸斷截手足或斬首流血盛怒來詬惟思曰逆賊與我同事急反殺我滅口我今訴於帝故來取汝言畢昇階而二童子推之不得進但慢罵曰終須去惟思知不免具言其事如此每日常來皆爲童子所推不得至惟思所月餘忽失二童子惟思大懼與妻子別於是死者大至衆見惟思如被

曳狀墜於堂下遂卒惟思不臧人也自千牛備身爲澤州相州判司常養賊徒數十人令其所在爲盜而館之及事發則殺之以滅口前後殺百餘人故禍及也

闕

邢濤

唐邢濤之使新羅也還歸泊于炭山遇賈客百餘人載數船物皆珍翠沈香象犀之屬直數千萬濤因其無備盡殺之投於海中而取其物至京懼人知也則表進之敕還賜濤濤恣用之後子緯與王鉞謀反邢氏遂亡亦

其報也 闕

萬國俊

唐侍御史萬國俊令史出身殘忍爲懷楚毒是務奏六道使誅斬流人殺害無數後從臺出至天津橋南有鬼滿路遮截馬足不得前進口云叩頭緩我連聲忍痛俄而據鞍舌長數寸遍身青腫輿至宅夜半而卒 闕

王瑤

會昌中有王瑤者自云遠祖本青州人事平盧節使時

主公姓李不記其名常患背疽衆醫莫能愈瑤祖請以牲幣禱於岱宗遂感現形留連顧問瑤祖因叩頭泣血願垂矜憫岳神言曰爾之主帥位居方伯職在養民而虐害生靈廣爲不道淫刑濫罰致冤魂上訴所患背瘡蓋鞭笞之驗必不可愈也天法所被無能宥之瑤祖因拜乞一見主公洎歸青丘主公已殂歿矣瑤祖具以泰山所覩之事白於主公夫人云何以爲驗瑤祖曰某當在冥府之中亦慮歸之不信請謁主公備窺縲紲主公

遂裂近身衣袂方圓寸餘以授某曰爾歸將此示吾家
其衣袂見在夫人得之遂驗臨終服之衣果有裁裂之
處瘡血猶在知其言不謬矣

出耳
目記

陳峴

閩王審知初入晉安開府多事經費不給孔目吏陳峴
獻計請以富人補和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
之峴由是寵遷爲支計官數年有二吏執文書詣峴里
中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渠獻計置和市官

坐此破家者衆凡破家者祖考皆訴於水西大王王使
來追爾峴方有勢人懼不敢言翌日峴自府馳歸急召
家人設齋置祭意色張惶是日里中復見二吏入峴家
遂暴卒初審知之起事其兄潮首倡及審知據閩中爲
潮立廟於水西故俗謂之水西大王云

闕

蕭懷武

僞蜀有尋事團亦曰中團小院使蕭懷武王之蓋軍巡
之職也懷武自所團捕捉賊盜年多官位甚隆積金巨

萬第宅亞於王侯聲色妓樂爲一時之冠所管中園百餘人每人各養私名十餘輩或聚或散人莫能別呼之曰狗至于深坊僻巷馬醫酒保乞丐傭作及販賣童兒輩並是其狗民間有偶語者官中罔不知又有散在州郡及勳貴家當庖看廐御車執樂者皆是其狗公私動靜無不立達于懷武是以人懷恐懼常疑其肘臂腹心皆是其狗也懷武殺人不知其數蜀破之初有與已不相協及積金藏鏹之夫日夜捕逐入院盡殺之冤枉之

聲聞於街巷後郭崇韜入蜀人有告懷武欲謀變者一家百餘口無少長戮于市

出王氏見聞

李龜禎

乾德中僞蜀御史李龜禎久居憲職嘗一日出至三井橋忽覩十餘人推頭及被髮者叫屈稱冤漸來相逼龜禎懼懼迴馬徑歸說與妻子仍誠其子曰爾等成長策仕慎勿爲刑獄官以吾清慎畏懼猶有冤枉今欲悔之何及自此得疾而亡

闕

陳潔

爲蜀御史陳潔性慘毒讞刑定獄嘗以深刻爲務十年
內斷死千人因避暑行亭見蟪子懸絲面前公引手接
之成大蜘蛛銜中指拂落階下化爲厲鬼云來索命驚
訝不已指漸成瘡痛苦十日而死

闕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六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七

報應二十六

蘇娥

涪令妻

諸葛元崇

呂慶祖

元徽

李義琰

岐州寺主

館陶主簿

僧曇暢

午橋民

盧叔敏

鄭生

蘇娥

夜猶未半有一女從樓下出自云妾姓蘇名娥字始珠
本廣信縣修理人早失父母又無兄弟夫亦久亡有雜
繒帛百二十疋及婢一人名致富孤窮羸弱不能自振
欲往傍縣賣繒就同縣人王伯賃牛車一乘直錢萬二
千載妾并繒令致富執轡以前年四月十日到此亭外
于時已暮行人既絕不敢前行因即留止致富暴得腹
痛妾往亭長舍乞漿取火亭長龔壽操刀持戟來至車

傍問妾曰夫人從何所來車上何載丈夫安在何故獨
行妾應之曰何勞問之壽因捉臂欲汙妾不從壽即以
刀刺脇妾立死又殺致富壽掘樓下埋妾并婢取財物
去殺牛燒車杠及牛骨投亭東空井中妾死痛酷無所
告訴故來告於明使君敞曰今欲發汝屍骸以何爲驗
女子曰妾上下皆著白衣青絲履猶未朽也掘之果然
敞乃遣吏捕壽拷問具服下廣信縣驗問與娥語同收
壽父母兄弟皆繫獄敞表壽殺人於常律不至族誅但

壽爲惡隱密經年王法所不能得鬼神自訴千載無一
請皆斬之以助陰誅上報聽之

出還
冤錄

涪令妻

漢王忱字少琳爲郿縣令之郿亭亭素有鬼忱宿樓上
夜有女子稱欲訴冤無衣自進忱以衣與之進曰妾本
涪令妻也欲往官過此亭宿亭長殺妾大小十口埋在
樓下取衣裳財物亭長今爲縣門下游徼忱曰當爲汝
報之無復妄殺良善也鬼投衣而去忱旦召游徼問即

服收同時十餘人並殺之掘取諸喪歸其家葬之亭永

清寧

闕

諸葛元崇

瑯琊諸葛覆宋永嘉年爲九真太守家累悉在揚都唯將長子元崇赴職覆於郡病亡元崇始年十九送喪欲還覆門生何法僧貪其資與伴共推元崇墮水而死因分其財元崇母陳氏夢元崇還具敘父亡及身被殺委曲尸骸流漂怨酷無雙奉違累載一旦長辭銜悲茹恨

如何可說歔歔不能自勝又云行速疲極因卧窻下牀
上以頭枕窻明日視兒眠處足知非虛矣陳氏悲怛驚
起把火照兒眠處沾濕猶如人形於是舉家號泣便如
發聞于時徐森之始除交州徐道立爲長史道立即陳
氏從姑兒也具疏夢託二徐驗之徐道立遇諸葛喪船
驗其父子亡日悉如鬼語乃收行兇二人即皆欵服依
法殺之差人送喪還揚都

出還
究記

呂慶祖

宋永康人呂慶祖家甚殷富常使一奴名教子守視墅舍慶祖自往案行忽爲人所殺族弟無期先貸舉慶祖錢咸謂爲害無期便齋酒脯至柩所而祝曰君茶酷如此乃謂是我魂而有靈使知其主既還至三更見慶祖來云近履行見奴教子哇疇不理許當痛治奴遂以斧砍我背將帽塞口因得齧奴三指悉皆破碎便取刀刺我頸曳著後門初見殺時從行人亦在其中而不同執罪之失也奴今欲叛我已釘其頭著壁言卒而遂滅無

期具以告其父母潛視奴所住壁果有一把髮以竹釘之又看其指並見傷破錄奴詰驗承伏又問汝既反逆何以不叛奴曰頭如被繫欲逃不得諸同見者事相符即焚教子并其二息

出還
寃記

元徽

後魏莊帝永安中北海王顥入洛莊帝北巡城陽王徽捨宅爲宣中寺爾朱兆擒莊帝徽投前洛陽令寇祖仁祖仁聞爾朱兆購徽乃斬徽首送兆兆夢徽曰我有金

二百斤馬一百匹在祖仁家卿可取之兆於是懸祖仁首於高樹以大石墜其足鞭箠之間得金及馬而祖仁死時以爲禍報

出廣古今五行記

李義琰

唐隴西李義琰貞觀年中爲華州縣尉此縣忽失一人莫知所在其父兄疑一讐家所害詣縣陳情義琰案之不能得決夜中執燭委細窮問至夜義琰據案俛首不覺死人即至猶帶被傷之狀云某乙打殺置於某所井

中公可早驗不然恐被移向他處不可尋覓義琰即親往果如所陳而讐家始具款伏當聞見者莫不驚歎

出法

苑珠林

岐州寺主

唐貞觀十三年岐州城內有寺主共都維那爲隙遂殺都維那解爲十二段置於廁中寺僧不見都維那久遂告別駕楊安其來驗檢都無蹤跡別駕欲出諸僧送別駕見寺主左臂上袈裟忽有些鮮血別駕勘問云當殺

之夜不著袈裟有其鮮血是諸佛菩薩所爲竟伏誅出

廣

古今五行記

館陶主簿

唐冀州館陶縣主簿姓周忘其名字顯慶中奉使於臨
渝關牙市當去之時佐史等二人從往周將錢帛稍多
二人乃以土囊壓而殺之所有錢帛咸盜將去唯有隨
身衣服充斂至歲暮妻夢具說被殺之狀兼言所盜財
物藏之處妻乃依此訴官官司案辨具得實狀錢帛並

獲二人皆坐處死相州智力寺僧慧永云嘗親見明庭
觀道士劉仁寬說之

出法苑
珠林

僧曇暢

唐乾封年中京西明寺僧曇暢將一奴二騾向岐州稜
法師處聽講道逢一人著衲帽弊衣招數珠自云賢者
五戒講夜至馬嵬店宿五戒禮佛誦經半夜不歇暢以
爲精進一練至四更即共同發去店十餘里忽袖中出
兩刃刀子刺殺暢其奴下馬入草走其五戒騎騾驅馱

即去主人未曉夢暢告云昨夜五戒殺貧道須臾奴走到告之如夢時同宿三衛子披持弓箭乘馬趨四十餘里以弓箭擬之即下騾乞死縛送縣決殺之

出朝野
僉載

午橋民

唐衛州司馬杜某嘗爲洛陽尉知捕寇時洛陽城南午橋有人家失火七人皆焚死杜某坐廳事忽有一人爲門者所執狼狽至前問其故門者曰此人適來若大驚恐狀再馳入縣門復馳出故執之其人曰某即殺午橋

人家之賊也故來歸命嘗結伴五人同劫其家得財物數百千恐事泄則殺其人焚其室如自焚死者故得人
不疑將財至城舍於道德里與其伴欲出外輒坎軻不
能去今日出道德坊南行忽見空中有火六七團大者
如瓠小者如盃遮其前不得南出因北走有小火直入
心中熱其心腑痛熱發狂因爲諸火遮繞驅之令入縣
門及入則不見火心中火亦盡於是出門火又盡在空
中遮不令出自知不免故備言之由是命盡取其黨及

財物於府殺之

出紀聞

盧叔敏

唐盧叔敏居緱氏縣即故太傅文貞公崔祐甫之表姪時祐甫初拜相有書與盧生令應明經舉生遂自緱氏赴京行李貧困有驢兩頭又袋一奴纔十餘歲而已初發縣有一紫衣人擎小僕與生同行云送書狀至城辭氣甚謹生以僮僕小甚利其作侶扶接鞍乘每到店必分以茶酒紫衣者亦甚知媿至鄂嶺早發十餘里天纔

明紫衣人與小奴驅驢在後忽聞奴叫呼聲云被紫衣毆擊生曰奴有過但言必爲科決何得便自打也言訖見紫衣人懷中抽刀刺奴洞腸流血生乃驚走初尚乘驢行數十步已見紫衣人趣在後棄驢并靴馳十數步紫衣遂及以刀刺倒與奴同死於嶺上時縱氏尉鄭楚相與生中外兄弟晨起於廳中忽困睡夢生被髮血汚面目謂尉曰某已被賊殺矣因問其由曰某枉死然此賊今捉未得乃牽白牛一頭來跛左脚曰兄但記此牛

明年八月一日平明賊從河中府與同黨買牛來於此
過入西郭門最後驅此者即是鄭君驚覺遂言於同僚
至明日府牒令捉賊方知盧生已爲賊所殺於書帙中
得崔相手札河南尹捕捉甚急都無蹤跡至明年七月
末鄭君與縣宰計議至其日五更潛布弓矢手力於西
郭門外鄭君領徒自往伏於路側至日初出果有人驅
牛自西來者後白牛跛脚行遲不及其隊有一人驅之
其牛乃鄭君夢中所見盧生牽者遂擒掩之并同黨六七

盡得驅跛牛者乃殺盧生賊也問之悉伏云此郎君於
某有恩某見其囊中書謂是綾絹遂劫殺之及開之知
非也唯得絹兩疋耳自此已來常髣髴見此郎君在側如
未露尚欲歸死已就執豈敢隱諱乎因具言其始末與
其徒皆死於市

出逸
史

鄭生

唐滎陽鄭生善騎射以勇悍趨捷聞家于鞏雒之郊嘗
一日乘醉手弓腰矢馳健馬獨驅田野間去其居且數

十里會天暮大風雨生庇於大木下久之及雨霽已夕矣迷失道縱馬行見道傍有門宇乃神廟也生以馬繫門外將止屋中忽慄然心動即匿身東廡下聞廟左空舍中窅窅然生疑其鬼因引弓震弦以伺之俄見一丈夫身長衣短後皂衣負囊仗劍自空舍中出既而倚劍揚言曰我盜也爾豈非盜乎鄭生曰吾家於鞏雒之郊向者獨驅田間適遇大風雨迷而失道故隐身於此仗劍者曰子既不爲盜得無害我之心乎且我遁去道必

經東廡下願解弓弦以授我使我得去不然且死於豎子矣先是生常別以一弦致袖中既解弦投于劍客前密以袖中弦繫弓上賊既得弦遂至東廡下將殺鄭生以減口急以矢繫弦賊遂去因曰吾子果智者某罪固當死矣生曰我不爲害爾何爲疑我賊再拜謝生即去西廡下以避賊既去生懼其率徒再來於是登木自匿久之星月始明忽見一婦人貌甚冶自空舍中出泣於庭問之婦人曰妾家於村中爲盜見誘至此且利妾衣

裝遂殺妾空舍中棄其尸而去幸君子爲雪其冤又曰
今夕當匿於田橫墓願急逐之無失生諾之婦人謝而
去及曉生視之果見尸即馳馬至洛具白於河南尹鄭

叔則尹命吏捕之果得賊於田橫墓中

出宣
室志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八

報應二十七

公孫綽

王安國

尼妙寂

李文敏

樊宗諒

滎陽氏

公孫綽

唐王屋主簿公孫綽到官數月暴疾而殞未及葬縣令獨在廳中見公孫具公服從門而入驚起曰與公幽顯

異路何故相干公孫曰某有冤要見長官請雪當忝僚
佐豈遽無情某命未合盡爲奴婢所厭以利益竊某宅
在河陰縣長官有心儻爲密選健吏齎牒往捉必不漏
網宅堂簷從東第七瓦墮下有某形狀以桐爲之釘布
其上已變易矣言訖而沒令異甚乃擇彊卒素爲綽所
厚者持牒并書與河陰宰其奴婢盡捕得遂於堂簷上
搜之果獲人形長尺餘釘遠其身木漸爲肉擊之啞然
有聲綽所貯粟麥以俟閒居之費者悉爲所盜矣縣遂

申府奴婢數人皆殪枯木

史出逸

王安國

涇之北鄙農人有王安國者力穡衣食自給唐寶曆三年冬夜有二盜踰牆而入皆執利刃安國不敢支梧而室內衣裘挈之無孑遺安國一子名何七年甫六七歲方眠驚起因叫有賊登時爲賊射應弦而斃安國問外有二驢紫色者亦爲攘去遲明村人集聚共商量捕逐之路俄而何七之魂登房門而號我死自是命那復多

痛所痛者永訣父孃耳遂寃泣久之鄰人會者五六十人皆爲雪涕因曰勿謀追逐明年五月當自送死乃召安國附耳告之名氏仍期勿洎麥秋安國有麥半頃方收拾晨有二牛來蹊踐狼藉安國牽歸遍謂里中曰誰牛傷暴我苗我已繫之牛主當齎償以購不爾吾將詣官焉里中共往皆曰此非左側人之素畜者聚視久之忽有二客至曰我牛也昨暮驚逃不虞至此所損之田請酬倍資而歸我畜焉共里人詰所從因驗契書其一

乃以紫驢交致也安國即醒何七所謂及詢名姓皆同
遂縛之曰爾即去冬射我子盡我財者二盜相顧不復
隱曰天也命也死不可逭也即述其故曰我既行劫殺
遂北竄寧慶之郊謂事已積久因買牛將歸岐上昨牛
抵村北二十里徘徊不進俟夜黑方將過此既寐夢一
小兒五歲許裸形亂舞紛紜相迷經宿方寤及覺二牛
之縻紉不斷如被解脫則已竄矣因蹤跡之田徑來至
此去冬之寇詎敢逃焉里人送邑皆准於法

出集
異記

尼妙寂

尼妙寂姓葉氏江州潯陽人也初嫁任華潯陽之賈也父昇與華往復長沙廣陵間唐貞元十一年春之潭州不復過期數月妙寂忽夢父被髮裸形流血滿身泣曰吾與汝夫湖中遇盜皆已死矣以汝心似有志者天許復讐但幽冥之意不欲顯言故吾隱語報汝誠能思而復之吾亦何恨妙寂曰隱語云何昇曰殺我者車中猴門東草俄而見其夫形狀若父泣曰殺我者木中走一

日夫妙寂撫膺而哭遂爲女弟所呼覺泣告其母闔門
大駭念其隱語杳不可知訪於鄰叟及鄉閭之有知者
皆不能解秋詣上元縣舟楫之所交處四方士大夫多
憇焉而又邑有瓦棺寺寺上有閣倚山瞰江萬里在目
亦江湖之極境遊人弭棹莫不登眺吾將緇服其間伺
可問者必有醒吾惑者於是褐衣上元捨力瓦棺寺日
持箕帚灑掃閣下閭則徙倚欄檻以伺識者見高冠博
帶吟嘯而來者必拜而問居數年無能辨者十七年歲

在辛巳有李公佐者罷嶺南從事而來攬衣登閣神彩
雋逸頗異常倫妙寂前拜泣且以前事問之公佐曰吾
平生好爲人解疑况子之寃懇而神告如此當爲子思
之默行數步喜招妙寂曰吾得之矣殺汝父者申蘭殺
汝夫者申春耳妙寂悲喜嗚咽拜問其說公佐曰夫猴
申生也車去兩頭而言猴故申字耳草而門門而東非
蘭字耶禾中走者穿田過也此亦申字也一日又加夫
蓋春字耳鬼神欲惑人故交錯其言妙寂悲喜若不自

勝久而掩涕拜謝曰賊名既彰雪寃有路苟或釋惑捨
報深恩婦人無他唯潔誠奉佛祈增福海初泗州普光
王寺有梵氏戒壇人之爲僧者必由之四方輻輳僧尼
繁會觀者如市焉公佐自楚之秦維舟而往觀之有一
尼眉目朗秀若舊識者每過必凝視公佐若有意而未
言者久之公佐將去其尼遽呼曰侍御貞元中不爲南
海從事乎公佐曰然然則記小師乎公佐曰不記也妙
寂曰昔瓦棺寺閣求解車中猴者也公佐悟曰竟獲賊

否對曰自悟夢言乃男服易名士寂泛傭於江湖之間
數年聞蘄黃之間有申村因往焉流轉周星乃聞其村
西北隅有名蘭者默往求傭輒賤其價蘭喜召之俄又
聞其從父弟有名春者於是勤恭執事晝夜不離見其
可爲者不顧輕重而爲之未嘗待命蘭家器之晝與羣
傭苦作夜寢他席無知其非丈夫者逾年益自勤幹蘭
逾敬念視士寂即自視其子不若也蘭或農或商或畜
貨於武昌關鑠啓閉悉委焉因驗其櫃中半是已物亦

見其父及夫常所服者垂涕而記之而蘭春叔出季處
未嘗偕出慮其擒一而驚逸也銜之數年永貞年重陽
二盜飲既醉士寂奔告于州乘醉而獲一問而辭伏就
法得其所喪以歸盡奉母而請從釋教師洪州天宮寺
尼洞微即昔時受教者也妙寂一女子也血誠復讐天
亦不奪遂以夢寐之言獲悟於君子與其讐者得不同
天碎此微軀豈酬明哲梵宇無他唯虔誠法象以報効
耳公佐大異之遂爲作傳太和庚戌歲隴西李復言遊

巴南與進士沈田會於蓬州田因話竒事持以相示一覽而復之錄怪之日遂纂於此焉

出續幽怪錄

李文敏

唐李文敏者選授廣州錄事參軍將至州遇寇殺之沈於江俘其妻崔氏有子五歲隨母而去賊即廣州都虞候也其子漸大令習明經甚聰俊詣京赴舉下第乃如華州及渭南縣東馬驚走不可制及夜入一莊中遂投莊宿有所衣天淨紗汗衫半臂者主嫗見之曰此衣似

項年夫人與李郎送路之衣郎既似李郎復似小娘子
取其衣視之乃項歲製時爲燈燼燒破半臂帶猶在其
家遂以李文敏遭寇之事說之此子罷舉徑歸問母具
以其事對乃白官官乃擒都虞候繫而詰之所告一詞
不謬乃誅之而給其物力令歸渭南焉

出聞
奇錄

樊宗諒

唐樊宗諒爲密州刺史時屬邑有羣盜提兵入邑叱殷
氏家掠奪金帛殺其父子死者三人刺史捕之甚急月

餘不獲有鉅鹿魏南華者寓居齊魯之間家甚貧宗諒命攝司法掾一夕南華夢數人皆被髮列訴於南華曰姓殷氏父子三人俱無罪而死願明公雪其冤南華曰殺汝者爲誰對曰某所居東十里有姓姚者乃賊之魁也南華許諾驚寤數日宗諒謂南華曰盜殺吾叱且一月矣莫窮其跡豈非吏不奉職乎爾爲司法官第往驗之南華馳往未至忽見一狐起於路旁深草中馳入里人姚氏所居譟而逐者以百數其狐入一穴中南華命

以鋪發之得金帛甚多乃羣盜劫殷氏財也即召姚氏子訊其所自目動詞訥即收劾之果盜之魁也自是盡擒其支黨且十輩其狐雖匿於穴中窮之卒無所見也豈非冤魂之所假歟時太和中也

出宣
室志

滎陽氏

唐盈川令將之任夜止屬邑古寺方寢見老嫗以桐葉蒙其首偃僂而前令以拄杖拂其葉嫗俯拾而去俄亦復來如是者三久之不復來矣頃有縑裳者自北戶升

階褰簾而前曰將有告於公公無懼焉今日是何妖物
曰實鬼也非妖也以形容褻瘵不敢干謁向者竊令張
妳少達幽情而三遭拄杖之辱老妳固辭恥其復進是
以自往哀訴冀不逢怒焉某滎陽氏子嚴君牧此州未
逾年鍾家禍乃護喪歸洛夜止此寺繼母賜野葛花湯
并室妹同夕而斃張妳將哭首碎鐵鎚同瘞於北牆之
竹陰某隴西先夫人即日訴於上帝帝敕云爲人之妻
已殘戮僕妾爲人之母又毒殺孤嬰居閨室事難彰明

在天鑒理宜誅殛以死酬死用謝諸孤付司命處置訖
報是日先君復訴於上帝云某遊魂不靈乖於守慎致
令囂室害及孤孩彰此家風黷于天聽豈止一死能謝
罪名某三任縣令再剖符竹實有能績以安黎甿豈圖
餘慶不流見此狼狽悠揚丹旄未越屬城長男既已無
辜孀婦又俾酬死念某旅櫬難爲瘞埋伏乞延其生命
使其得歸葬洛陽獲祔先人之塋闕某無恨矣明年繼
母到洛陽發背疽而卒上帝譴怒已至如此今某即無

怨焉所苦者被僧徒築溷於骸骨之上糞穢之弊所不堪忍况妹爲廁神姬僕身爲廁神役夫積世簪纓一日陵墜天門阻越上訴無階藉公仁德故來奉告令曰吾將奈何答曰公能發某朽骨沐以蘭湯覆以衣衾遷於高原之上脫能賜木皮之棺蘋藻之奠亦望外也令曰諾乃吾反掌之易爾鬼嗚咽再拜令張妳密召鸞娘子同謝明公張妳遽至疾呼曰郭君怒晚來軒屏狼藉已三召矣於是縗裳者倉皇而去明旦令召僧徒具以所

告遂命土工發溷以求之三四尺乃得骸骨與改瘞焉

闕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九

報應二十八

王濟婢

王範妾

宋宮人

金荆

杜窵妾

後周女子

張公瑾妾

范略婢

胡亮妾

梁仁裕婢

張景先婢

李訓妾

花巖

晉陽人妾

王濟婢

晉王濟侍者常於閨中就婢取濟衣物婢遂欲姦之其人云不敢婢言若不從我我當大叫此人卒不肯婢遂呼云某甲欲姦我濟即令殺之此人具陳說濟不信故牽將去顧謂濟曰枉不可受要當訟府君於天濟乃病忽見此人語之曰前具告實既不見理便應去濟數日

而死

出還
宛記

王範妾

晉富陽縣令王範妾桃英殊有姿色遂與閣下丁豐史
華期二人姦通範當出行不還帳內督孫元弼聞丁豐
戶中有環珮聲覘視見桃英與同被而卧元弼扣戶叱
之桃英即起攬裙理髮躡履還內元弼又見華期帶佩
桃英麝香二人懼元弼告之乃共謗元弼與桃英有私
範不辯察遂殺元弼有陳超者當時在座勸成元弼罪
後範代還超亦出都看範行至赤亭山下值雷雨日暮
忽然有人扶超腋逕曳將去八荒澤中電光照見一鬼

面甚青黑眼無睛子曰吾孫元弼也許怨皇天早見申
理連時候汝乃今相遇超叩頭流血鬼曰王範既爲事
主當先殺之賈景伯孫文度在泰山玄堂下共定死生
名錄桃英魂魄亦取在女青亭至天明失鬼所在超至
楊都詣範未敢謝之便見鬼從外來逕入範帳至夜範
始眠忽然大魘連呼不醒家人牽青牛臨範上并加桃
人左索向明小蘇十數日而死妾亦暴亡超乃逃走長
干寺易姓名爲何規後五年二月三日臨水酒酣超云

今當不復畏此鬼也低頭便見鬼影已在水中以手搏
超鼻血大出可一升許數日而死

出冥
報志

宋宮人

宋少帝子業常使婦人裸形相逐有一女子不從命斬
之其夜夢有一女子罵曰汝悖逆明年不及熟矣帝怒
於宮中求得似夢見者斬之其夕復夢所戮者曰汝枉
殺我我已訴上帝集羣巫與六宮捕鬼帝尋被弒

出廣
古今

五行

記

金荆

後魏末嵩陽杜昌妻柳氏甚妒有婢金荆昌沐令理髮
柳氏截其雙指無何柳被狐刺螫指雙落又有一婢名
玉蓮能唱歌昌愛而歎其善柳氏乃截其舌後柳氏舌
瘡爛事急就稠禪師懺悔禪師已先知謂柳氏曰夫人
爲妒前截婢指已失指又截婢舌今又合斷舌悔過至
心乃可以免柳氏頂禮求哀經七日禪師大張口咒之
有二蛇從口出一尺以上急咒之遂落地舌亦平復自

是不復妒矣

出朝野
僉載

杜疑妾

梁襄陽杜疑新納一妾年貌兼美寵愛特甚妾得其父書倚簾讀之疑外還而妾自以新來羞以此事聞疑因嚼吞之疑謂是情人所寄遂命剖腹取書妾氣未斷而書已出疑看訖歎曰吾不自意忽忽如此傷天下和氣其能久乎其夜見妾訴冤疑旬日而死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後周女子

後周宣帝在東宮時武帝訓督甚嚴恒使宦者成慎監察之若有纖毫罪失而不奏慎當死於是慎常陳太子不法之事武帝杖之百餘及即位顧見髀上杖瘢問及慎所在慎於時已出為郡遂赦追之至便賜死慎奮厲曰此是汝父為成慎何罪悖逆之餘濫以見及鬼若有知終不相放于時宮掖禁忌相逢以目不得轉共言笑分置監官記錄愆罪左皇后下有女子欠伸淚出因被劾謂有所思奏使救拷訊之初擊其頭帝便頭痛更擊

之亦然遂大發怒曰此寃家耳乃使拉折其腰帝復腰
痛其夜出南宮病漸重明旦還腰痛不得乘馬御車而
歸所殺女子之處有黑暈如人形時謂是血隨刷之旋
復如故如此再三有司掘除舊地以新土填之一宿之
間如故因此七八日舉身瘡爛而崩及初下屍諸跖脚
牀牢不可脫唯此女子所引之牀獨是直脚遂以供用

蓋亦鬼神之意焉帝崩去成慎死僅二十許日焉

出還
寃記

張公瑾妾

唐魏郡馬嘉運以貞觀六年正月居家日晚出大門忽見兩人各捉馬一匹先在門外樹下立嘉運問是何人答云東海公迎馬生耳嘉運素有學識知名州里每臺使及四方貴客多請見之及是弗復怪也謂使者曰吾無馬使者進馬嘉運即於樹下上馬而去其身倒卧於樹下也俄至一官曹將入大門有男女數十人門外如訟者有一婦人先與嘉運相識是同郡張公瑾妾姓元氏手執一紙文書迎謂嘉運曰馬生尚相識否昔張總管

交其數相見總管無狀非理殺我我訴天曹於今三年
爲王天主救護公瑾故常見抑今乃得申官已追之不
久將至疑我獨見枉害馬生那亦來耶嘉運先知元氏
被殺及見方自知死使者引入門門者曰公眠未可謁
宜可就霍司刑乃益州行臺郎中霍璋也見嘉運延坐
曰此府記室官闕東海公聞君才學欲屈爲此官耳嘉
運曰貧守妻子不願爲官得免幸甚璋曰若不能作自
陳無學君當有相識可舉令作俄有人來云公眠已起

引嘉運入見一人在廳事坐肥短黑色呼嘉運前謂曰
聞君才學欲屈爲記室耳能爲之乎嘉運拜謝曰幸甚
但鄙夫田野頗以經業教授後生不足以當記室之任
耳公曰識霍璋否答曰識之因使召璋問以嘉運才術
璋曰平生知其經學不見作文章公曰誰有文章者嘉
運曰有陳子良者解文章公曰放馬生歸即命追子良
嘉運辭去璋與之別嘉運問曰向見張公瑾妾所言天
主者爲誰璋曰公瑾鄉人王五戒者死爲天主常救公

瑾故得至今已不免矣言畢而別遣使者送嘉運至
一小澀道指令由此路歸其年七月綿州人姓陳子良
暴死經宿而蘇自言見東海公用爲記室辭不識文字
別有是人陳子良卒公瑾亦亡至貞觀中車駕在九成
宮聞之使中書侍郎岑文本就問其事文本錄以奏云

爾嘉運後爲國子博士卒官

出冥
報記

范略婢

唐貞觀中濮陽范略妻任氏略先幸一婢任以刀截其

耳鼻略不能制有頃任有娠誕一女無耳鼻女年漸大
其婢仍在女問婢具說所由女悲泣以恨其母母深有
媿色悔之無及

出朝野
僉載

胡亮妾

唐廣州化蒙縣丞胡亮從都督周仁軌討獠得一首領
妾幸之將至縣亮向府不在妻賀氏乃燒釘烙其雙目
妾遂自縊死後賀氏有娠產一蛇兩目無睛以問禪師
師曰夫人曾燒釘烙一女婦眼以夫人性毒故為蛇報

此是被烙女婦也夫人好養此蛇可以免難不然禍及身矣賀氏養蛇一二年漸大不見物唯在衣被中亮不知也發被見蛇大驚以刀斫殺之賀氏兩目俱枯不復

見物悔無及焉

出朝野僉載

梁仁裕婢

唐梁仁裕爲驍衛將軍先幸一婢妻李氏甚妒而虐縛婢擊其腦婢號呼曰在下卑賤制不自由娘子鎖項苦毒何甚婢死後月餘李氏病常見婢來喚李氏頭上生

四處癩疽腦潰晝夜鳴叫苦痛不勝數月而卒

出朝野
僉載

張景先婢

唐荊州枝江縣主簿夏榮判冥司縣丞張景先寵一婢其妻楊氏妬之景出使不在妻殺婢投之於廁景至給之曰婢逃矣景以妻酷虐不問也婢訟之於榮榮追對之問景曰公夫人病困說形狀景疑其有私也怒之榮曰公夫人枉殺婢投於廁今見推勘公試問之景悟問其婦婦病甚具首其事榮令廁內取其骸骨香湯浴之

厚加殯葬婢不肯放月餘日而卒

出朝野
僉載

李訓妾

唐左僕射韋安石女適太府主簿李訓訓未婚以前有一妾成親之後遂嫁之已易兩主女患傳屍瘦病恐妾厭禱之安石令河南令秦守一捉來榜掠楚苦竟以自誣前後決三百以上投井死不出三日其女遂亡時人咸以爲冤魂之所致也安石坐貶蒲州太極元年八月卒

出朝野

僉載

花巖

唐王弘冀州衡水人少無賴告密羅織善人曾遊河北
趙具見老人每年作邑齋遂告殺二百人授游擊將軍
俄除侍御史時有告勝州都督王安仁者密差弘往推
索大枷夾頸安仁不承伏遂於枷上斫安仁死便即脫
之其男從軍亦擒而斬之至汾州與司馬毛公對食須
臾喝下斬取首百姓震悚後坐誣枉流雷州將少姬花
巖素所寵也弘於舟中僞作敕追花巖諫曰事勢如此

何忍更爲不軌乎弘怒曰此老嫗欲敗吾事縛其手足
投之於江船人救得之弘又鞭二百而死埋於江上俄
而僞敕發御史胡元禮推之錮身領迴至花嚴死處忽云
花嚴來喚對事左右皆不見唯弘稱叩頭死罪如授枷
棒之聲夜半而卒

出朝野
僉載

晉陽人妾

唐牛肅舅之尉晉陽也縣有人殺其妾將死言曰吾無
罪爲汝所殺必報後數年殺妾者夜半起至母寢門呼

其母問故其人曰適夢爲虎所噬傷至甚遂死覺而心
悸甚驚惡故啓之母曰人言夢死者反生夢想顛倒故
也汝何憂然汝夜來未飯牛亟飯之其人曰唯閣中見
物似牛之脫也前執之乃虎矣遂爲所噬其人號叫竟
死虎既殺其人乃入院至其房而處其牀若寢者其家
伺其寢則閉鑰其門而白於府季休光爲留守則使取
之取者登焉破其屋攢予以刺之乃死舅方爲留守判
官得其頭漆之爲枕至今時人以虎爲所殺之妾也

間

太平廣記

太平廣記

十二

太平廣記卷一百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

報應二十九

竇凝妾

嚴武盜妾

綠翹

馬全節婢

魯思鄆女

鄂州小將

金卮

竇凝妾

唐開元二十五年晉州刺史柳渙外孫女博陵崔氏家

于汴州有扶風竇凝者將聘焉行媒備禮而凝舊妾有孕崔氏約遣妾後成禮凝許之遂與妾俱之宋州揚舡下至車道口宿妾是夕產二女凝因其困羸斃之竇沙於腹與女俱沈之既而還汴給崔氏曰妾已遣去遂擇日結親後一十五年崔氏產男女數人男不育女二人各成長永泰二年四月無何几上有書一函開見之乃凝先府君之札也言汝枉魂事發近在朞月宜疾理家事長女可嫁汴州參軍崔延幼女嫁前開封尉李駟並良

偶也凝不信謂其妻曰此狐狸之變不足徵也更旬日
又於室內見一書吾前已示汝危亡之兆又何顛倒之
甚也凝尚猶豫明日庭中復得一書詞言哀切曰禍起
旦夕凝方倉惶妻曰君自省如何宜禳避之凝雖祕之
而實心憚妾事五月十六日午時人皆休息忽聞扣門
甚急凝心動出候之乃是所殺妾盛粧飾前拜凝曰別
久安否凝大怖疾走入內隱匿其鬼隨踵至庭見崔氏
崔氏驚問之乃斂容自叙曰某是竇十五郎妾凝欲娶

娘子時殺妾於車道口并二女同命但妾無負凝而凝枉殺妾凝欲娶妻某自屏迹奈何忍害某性命以至於此妾以賤品十五餘年訴諸嶽瀆怨氣上達聞于帝庭上帝降鑒許妾復讐今來取凝不干娘子無懼也崔氏悲惶請謝願以功德贖罪可乎鬼厲色曰凝以命還命足矣何功德而當命也譬殺娘子豈以功德可計乎詞不為屈乃罵凝曰天網不漏何用狐伏鼠竄便升堂擒得凝而嚙咬拍捩宛轉楚毒竟日而去言曰汝未慮即

死且可受吾能事耳如是每日輒至則啗嚼支體其鬼
或竒形異貌變態非常舉家危懼而計無從出并搏二
女不堪其苦于時有僧曇亮頗善持咒凝請之置壇內
閣須臾鬼至不敢升階僧讓之曰鬼道不合干人何至
是耶吾召金剛坐見糜碎鬼曰和尚事佛心合平等奈
何掩義隱賊且凝非理殺妾妾豈干人乎上命照臨許
妾讐言凝金剛豈私殺負冤者耶言訖登階擒凝如初崔
氏令僧潛求聘二女鬼知而怒曰和尚為人作媒得無

乍乎僧慙而去後崔氏李氏聘女遁逃而鬼不追乃言
曰吾長縛汝足豈能遠耶數年二女皆卒凝中鬼毒發
狂自食支體入水火啗糞穢肌膚焦爛數年方死崔氏
於東京出家衆共知之

出通
幽記

嚴武盜妾

唐西川節度使嚴武少時仗氣任俠嘗於京城與一軍
使鄰居軍使有室女容色艷絕嚴公因窺見之乃賂其
左右誘至宅月餘遂竊以逃東出關將匿於淮泗間軍

使既覺且窮其跡亦訊其家人乃暴於官司亦以狀上聞有詔遣萬年縣捕賊官專往捕捉捕賊乘遞日行數驛隨路已得其蹤矣嚴武自鞏縣方雇船而下聞制使將至懼不免乃以酒飲軍使之女中夜乘其醉解琵琶絃縊殺之沈于河明日制使至搜捕嚴公之船無跡乃已嚴公後為劍南節度使病甚性本彊尤不信巫祝之類有云云者必罪之忽一日亭午有道士至衙門自云從峩眉山來欲謁武門者初不敢言道士聲厲不得已

遂進白武亦異之引入見道士至階呵叱若與人論難者良久方止寒溫畢謂武曰公有疾災厄至重冤家在側公何不自悔咎以香火陳謝奈何反固執如是武怒不答道士又曰公試思之曾有負心殺害人事否武靜思良久曰無道士曰適入至階前冤死者見某披訴某初謂山精木魅與公為祟遂加呵責他云上帝有命為公所冤殺已得請矣安可言無也武不測且復問曰其狀若何曰女人年纔十六七項上有物是一條如樂器

之絃武大悟叩頭於道士曰天師誠聖人矣是也為之
奈何道士曰他即欲面見公公當自求之乃令洒掃堂
中撤去餘物焚香於內乃昇武於堂門內遣清心具衫
笏畱小僮一人侍側堂門外東間有一閣子亦令洒掃
垂簾道士坐於堂外含水噴嚏又以柳枝洒地却坐瞑
目叩齒逡巡閣子中有人吁嗟聲道士曰娘子可出良
久見一女子被髮項上有琵琶絃結于嚙下褰簾而至
及堂門約髮於後向武拜武見驚慙甚且掩其面女子

曰公亦太忍某從公是某之失行於公則無所負公懼罪棄某於他所即可何忍見殺武悔謝良久兼欲厚以佛經紙緡祈免道士亦懇為之請女子曰不可某為公手殺上訴於是僅三十年今不可矣期在明日日晚言畢却出至閣子門拂然而沒道士乃謝去嚴公遂處置家事至其日黃昏而卒

出逸史

綠翹

唐西京咸宜觀女道士魚玄機字幼微長安里家女也

色既傾國思乃入神喜讀書屬文尤致意於一吟一咏
破瓜之歲志慕清虛咸通初遂從冠帔于咸宜而風月
賞翫之佳句往往播於士林然蕙蘭弱質不能自持復
為豪俠所調乃從游處焉於是風流之士爭修飾以求
狎或載酒詣之者必鳴琴賦詩間以謔浪惜學輩自視
缺然其詩有綺陌春望遠瑤徽秋興多又殷勤不得語
紅淚一雙流又焚香登玉壇端簡禮金闕又雲情自鬱
爭同夢仙貌長芳又勝花此數聯為絕矣一女僮曰綠

翹亦明慧有色忽一日機為鄰院所邀將行誠翹曰無出若有客但云在某處機為女伴所畱迨暮方歸院綠翹迎門曰適某客來知鍊師不在不舍轡而去矣客乃機素相暱者意翹與之私及夜張燈扃戶乃命翹入卧内訊之翹曰自執巾盥數年實自檢御不令有似是之過致忤尊意且某客至欸扉翹隔闔報云鍊師不在客無言策馬而去若云情愛不蓄於胸襟有年矣幸鍊師無疑機愈怒裸而笞百數但言無之既委頓請盃水酌

地曰鍊師欲求三清長生之道而未能忘解珮薦枕之
歡反以沈猜厚誣真正翹今必斃於毒手矣無天則無
所訴若有誰能抑我彊魂誓不蠢蠢於冥冥之中縱爾
淫佚言訖絕于地機恐乃坎後庭瘞之自謂人無知者
時咸通戊子春正月也有問翹者則曰春雨霽逃矣客
有宴于機室者因洩於後庭當瘞上見青蠅數十集于
地驅去復來詳視之如有血痕且腥客既出竊語其僕
僕歸復語其兄其兄為府街卒嘗求金於機機不顧卒

深銜之間此遽至觀門覘伺見偶語者乃訝不覩綠翹之出入街卒復呼數卒攜錘具突入玄機院發之而綠翹貌如生卒遂錄玄機京兆府吏詰之辭伏而朝士多為言者府乃表列上至秋竟戮之在獄中亦有詩曰易求無價寶難得有心郎明月照幽隙清風開短襟此其

美者也

出三水小牘

馬全節婢

魏帥侍中馬全節嘗有侍婢偶不愜意自擊殺之後累

年染重病忽見其婢立於前家人但訝全節之獨語如相問答初云爾來有何意又云與爾錢財復曰為爾造像書經哀祈移時其亡婢不受但索命而已不旬日而

卒

出玉堂
閒話

魯思郾女

內臣魯思郾女生十七年一日臨鏡將粧鏡中忽見一婦人披髮徒跣抱一嬰兒迴顧則在其後因恐懼頓仆久之乃蘇自是日日恒見積久其家人皆見之思郾自

問其故答云已揚子縣里民之女往歲建昌縣錄事某
以事至揚子因聘已為側室君女即其正妻歲餘生此
子後錄事出旁縣君女因投已於井并此子以石填之
詐其夫云逃去我方訟於所司適會君女卒今雖後身
固當償命也思鄆使人馳至建昌驗事其錄事老猶在
如言發井果得骸骨其家多方以禳之皆不可其女後
嫁褚氏厲愈甚旦夕驚悸以至於卒

出稽
神錄

鄂州小將

鄂州小將某者本田家子既仕欲結豪族而謀其故妻因相與歸寧殺之于路棄尸江側并殺其同行婢已而奔告其家號哭云為盜所殺人不之疑也後數年奉使至廣陵舍於逆旅見一婦人賣花酷類其所殺婢既近乃真是婢見已亦再拜因問為人耶鬼耶答云人也往者為賊所擊幸而不死既蘇得賈人船寓載東下今在此與娘子賣花給食而已復問娘子何在曰在近可見之乎曰可即隨之而去一小曲中指一貧舍曰此是也

婢先入頃之其妻乃出相見悲涕備述艱苦某亦怆然
莫之測也俄而設食具酒復延入內室置飲食于從者
皆醉日暮不出從者稍前覘之寂若無人因直入室中
但見白骨一具衣服毀裂流血滿地問其鄰云此空宅
久無居人矣

闕

金卮

蜀青石鎮陳洪裕妻丁氏因妒忌打殺婢金卮潛於本
家埋瘞仍榜通衢云婢金卮逃走經年遷居夾江因夏

潦飄壞舊居渠岸見死婢容質不變鎮將具狀報州追
勸欸伏其婢屍一夕壞爛遂寘丁氏于法

出微
戒錄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

欽定四庫全書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一

報應三十

田倉

臨海人

陳甲

麻姑

謝盛

李嬰

許憲

益州人

章安人

元稚宗

王曇畧

廣州人

東興人

陳莽

沛國人

齊朝請

伍寺之

蘇巷

阮倪

邵文立

梁元帝

望蔡令

僧曇歡

釋僧羣

竺法惠

冀州小兒

田倉

後漢溪夷田彊遣子魯居上城次子玉居中城小子倉
居下城三壘相次以拒王莽光武二十四年遣威武將
軍劉尚征之尚未至倉獲白鼈為臠舉烽請兩兄兄至

無事及劉尚軍來倉舉火魯等以為不實倉遂戰死焉

出酉陽
雜俎

臨海人

吳末臨海人入山射獵夜中有人長一丈著黃衣白帶
來謂射人曰我有讐尅明當戰君可見助當有相報射
人曰自可助君耳何用謝為答曰明食時君可出溪邊
敵從北來我南往應白帶者我黃帶者彼射人許之明
出果聞岸北有聲狀如風雨草木四靡視南亦爾唯見

二大蛇長十餘丈于溪中相遇便相盤繞白鱗勢弱射人因引弩射之黃鱗者即死日將暮復見昨人來辭謝云住此一年獵明年以去慎勿復來來必有禍射人曰善遂停獵數年後忽思前言更往獵復見白帶人告曰我語君不能見用讐言子已甚今必報君非我所知射人聞之甚怖便欲走乃見三烏衣人俱張口向之射人即

死

出續搜神記

陳甲

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於東野大藪歛見大蛇長六七丈形如百斛船玄黃五色卧岡下士人即射殺之不敢說三年後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云昔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吾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不相知今自來就死其人即驚覺明旦腹痛而卒

出搜神記

麻姑

晉孝武大元八年富陽民麻姑者好噉膾華本者好噉
鯨臠二人相善麻姑見一鯨大如釜蓋頭尾猶是大蛇
繫之經一月盡變鯨便取作臠報華本食之非常味美
麻姑不肯食華本彊令食之麻姑遂噉一臠便大惡心
吐逆委頓遂生病喉中有物塞喉不下開口向本本見
有一蛇頭開口吐舌本驚而走姑僅免本後于宅得一
蛇大二圍長五六尺打殺作膾喚麻姑麻姑得食甚美
苦求此魚本因醉喚家人捧蛇皮肉來麻姑見之嘔血

而死

出齊諧記

謝盛

晉安帝隆安中曲阿民謝盛乘船入湖採菱見一蛟來向船船迴避又從其後盛便以叉殺之懼而還家至興寧中普天亢旱盛與同旅數人步至湖中見先叉在地拾取之云此是我又人問其故具以實對行數步乃得心痛還家一宿便死

出幽冥錄

李嬰

東晉義熙中鄱陽李嬰李滔兄弟二人善于用弩嘗射
大麀解其四足懸著樹間以臙為炙方欲共食遙見山
下有人長三丈許鼓步而來手持大囊既至斂取麀頭
酪皮骨并火上雜肉悉內囊中徑負入山嬰兄弟須臾

俱卒

出廣古今
五行記

許憲

晉義熙中餘杭縣有仇王廟高陽許憲為縣令憲男子
廟側放火獵便穢祠前忽有三白麀從屋走出男引弓

射忽失所在復以火圍之風吹火反覆其面欲去莫從
遂燒死而憲以事免官

出廣古今
五行記

益州人

宋元嘉初益州刺史遣三人入山伐樵路迷忽見一龜
大如車輪四足各躡一小龜而行又有百餘黃龜從其
後三人叩頭請示出路龜乃伸頸若有意焉因共隨逐
即得出路一人無故取小龜割以為臠食之須臾暴死

唯不噉者無恙

出異
苑

章安人

宋元嘉中章安縣人嘗屠虎至海口見一蟹匡大如笠
脚長三尺取食甚美其夜夢一少嫗語云汝噉我肉我
食汝心明日其人為虎所食

出廣古今
五行記

元稚宗

宋元稚宗者河東人也元嘉十六年隨鍾離太守阮愔
在郡愔使稚宗行至遠村郡吏蓋苟邊定隨馬行至民
家恍惚如眠便不復寤民以為死舁出門外方營殯具

經夕能言說初有一百許人縛稚宗去數十里至一佛
圖僧衆供養不異于世有一僧曰汝好獵今應受報便
取稚宗皮剝鬻截具如治諸牲獸之法復納于深水釣
口出之剖破解切若為膾狀又鑊煮爐炙初悉糜爛隨
以還復痛惱苦毒至三乃止問欲活否稚宗便叩頭請
命道人令其蹲地以水灌之云一灌除罪五百稚宗苦
求多灌沙門曰唯三足矣見有蟻類數頭道人曰此雖
微物亦不可殺無復論巨此者也魚肉自此可噉耳齋

會之日悉著新衣無新可沆也稚宗因問我行旅有三而獨嬰苦何也道人曰彼二人自知罪福知而無犯唯爾愚蒙不識緣報故以相戒因爾便蘇數日能起由是

遂斷漁獵云

出祥異記

王曇畧

宗譙國城父人王曇畧常以牛作脯為業欲殺一牛牛見刀輒跳躑欲走去曇畧怒乃先以刀刺牛目經少時

其人眼無故血流出

出廣古今五行記

廣州人

宋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在山中伐木忽見石窠有三
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一蛇
大十圍長四五丈逕來湯中銜卵而去三人無幾皆死

出搜
神記

東興人

臨川東興有人入山得猿子便將歸猿母自後逐至家
此人縛猿子於庭中樹上以示之其母便搏頰向人欲

哀乞直謂口不能言耳此人既不能放竟擊殺之猿母
悲喚自擲而死此人破腸視之皆斷裂矣未半年其人
家疫一時死盡滅門

出搜神
後記

陳莽

臨川陳莽少以射獵為業與人逐鹿入山有一大樹可
三十圍莽息其下忽有白氣去地十丈許莽因射之若
有所中洒血布地聞空中語云正中大王俄見一大蛇
掛樹身有箭頃刻有羣蛇輳輻向莽莽雖驅擊而來者

數多盤繞莽身啞啞有聲須臾散去視莽唯見一聚白

骨

出廣古今
五行記

沛國人

沛國有一士人同生三子年將弱冠皆有聲無言忽有
一人從門過因問曰此是何聲答曰是僕之子皆不能
言客曰君可內省何以致此主人異其言思忖良久乃
謂客曰昔為小兒時當牀上有燕巢中有三子其母從
外得哺三子皆出口受之積日如此試以指內巢中燕

雖亦出口受之因以三蕪茨食之既而皆死昔有此事
今實悔之客曰是也言訖其三子之言語忽然周穩蓋
能知過之故也

出續搜神記

齊朝請

齊國有一奉朝請家甚豪侈非手殺牛則噉之不美年
三十許病篤見大牛來舉體如被刀刺叫呼而終又江
陵高偉入齊凡數年向幽州淀中捕魚後病每見羣魚
噉之而死

出顏氏家訓

伍寺之

南野人伍寺之見社樹上有猴懷孕便登樹擺殺之夢
一人稱神責以殺猴之罪當令重謫寺之乃化為大蟲

入山不知所在

出述
異記

蘇巷

新野蘇巷常與婦佃于野舍每至田時輒有一物來其
狀似蛇長七八尺五色光鮮巷異而餉之經數載產菜
加焉婦後密打殺即得能食之病進三斛飯猶不為飽

少時而死也

出異苑

阮倪

阮倪者性特忍害因醉出郭見有放牛直探牛舌本割之以歸為炙食之其後倪生一子無舌人以為牛之報也

出述異記

邵文立

梁小莊嚴寺在建業定陰里本是晉零陵王廟地天監六年度禪師起造時有邵文立者世以烹屠為業嘗欲

殺一鹿鹿跪而流淚以為不祥鹿懷一麋尋當產育就
庖哀切同被剝割因斯患疾眉鬚皆落身瘡並壞後乃
深起悔責求道度禪師發大誓願罄捨家資迴買此地

為立伽藍

出梁京
寺記

梁元帝

梁元帝諱繹母阮脩容曾失一珠元帝時絕幼吞之謂
是左右所盜乃炙魚眼以厭之信宿之間珠便出帝尋
一目致眇蓋魚之報也

出韻
對記

望蔡令

梁孝元在江州時有人為望蔡縣令經劉敬躬亂縣廨被焚寄寺而住民將牛酒作禮縣令以牛擊殺屏除設鋪陳牀座於堂上接賓客未殺之頃牛係解徑來至階而拜縣令大笑遂令左右宰之飲噉醉飽便卧於簷下及醒即覺體痒爬搔隱疹因爾成癩十許年死

出顏氏家訓

僧曇歡

後周武帝時敷州義陽寺僧曇歡有羊數百口恒遣沙

彌及奴放於山谷後沙彌云頻有人來驅逐此羊歡乃
多將手力自往伺之後見此人立于東岸樹下遙謂歡
曰汝之畜養猪羊其罪最甚不久自知何勞護惜歡驟
馬繞谷就之而覓不見少時滅法教資財並送官府公
私牽挽並皆分散歡還俗貧病而死

出廣古今
五行記

釋僧羣

釋僧羣清貧守節蔬食持經居羅江縣之霍山構立茅
室孤在海中上有石盂水深六尺常有清流古老相傳

是羣仙所宅羣因絕粒其菴舍與石盂隔一小澗常以木為梁由之以汲水年至一百三十忽見一折翅鴨舒翼當梁頭羣將舉錫撥之恐有轉傷因此迴歸遂絕水數日而終臨終謂左右曰我少時曾折一鴨翅驗此以為報也

出高僧傳

竺法惠

竺法惠本關中人方直有飛行行至嵩高山忽謂弟子法昭曰汝過去時折一鴨脚其殃即至俄而昭為人所

擲物折脚遂求疾廢焉

出高僧傳

冀州小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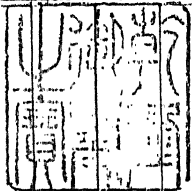
隋開皇初冀州外邑中有小兒年十三常盜鄰卵燒煨食之翌日侵旦有人叩門呼此兒聲父令兒出應之見一人云官喚汝兒曰呼我役者入取衣糧使者曰不須也因引兒去村南舊是桑田耕訖未下種此小兒忽見道右有一小城四面門樓丹素甚嚴此兒怪曰何時有此城使者呵之勿言因至城北門令小兒前入小兒入

闔城門忽閉不見一人唯是空城地皆熱灰碎火深纔
沒蹀小兒忽呼叫走趨南門垂至即閉又走趨東西亦
皆如是未到則開既至便闔時村人出田採桑男女甚
衆皆見兒在耕田中啼泣四方馳走皆相謂曰此兒狂
耶且來如此遊戲不息至于食時採者皆歸兒父問曰
見吾兒否桑人答曰父兒在村南走戲喚不肯來父出
村外遙見兒走大呼其名一聲便住城灰忽然不見父
兒倒號泣言之視其足半脛已上血肉焦乾膝已下紅

爛如炙抱歸養療骨已上肉如故膝已下遂為枯骨鄰
里聞之看其走處足跡通利了無灰火良因實業觸處
見獄有道惠法師本冀州人與小兒鄰邑親見其事

出冥

報記



太平廣記卷一百三十一